

中国禅学 思想史纲

洪修平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禅学
思想史纲

洪修平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南京

(苏)新登字第011号

责任编辑：王其平

中国禅学思想史纲

洪修平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如皋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18千

1994年9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1—5000

ISBN7-305-02669-7

B·130

定价12.00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序 言

禅学的渊源在印度，禅学的繁兴在中国。随着佛教的东渐，佛教禅也传到了中国。禅在中土的展开中，既融合吸收传统的思想文化，又深深地渗透到了传统思想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禅在印度有外道禅与佛教禅之分，佛教禅又有大小乘之别。佛教禅就其本义来说，有二层含义：一是使心绪意念宁静下来，与“止”或“定”相近；二是正审思虑，如实了知所对之境，与“观”或“慧”相近。中国佛教一般将禅与定并称为“禅定”，中国禅宗又以禅命宗，倡“定慧等学”，使禅具有了更广泛的含义。

从历史上看，禅在中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虽然大小乘禅在东汉末年均已介绍到中国来，但受社会上神仙道家呼吸吐纳的影响，实际得到流传的却以小乘禅数之学为主；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数之学虽然也主张“止观俱行”，但实际发生影响的却主要是凝心入定、坐禅数息的形式与方法。当时禅与定结合在一起，往往是以定摄禅，长坐不卧即为修禅的主要形式。魏晋时期，玄学的盛行带来了般若学的繁兴，佛教禅经过离言扫相的般若学的洗礼，形式化的倾向得以扫除，禅的重心逐渐由修持形式转向对宇宙实相的证悟。南北朝佛性论的兴起，更为中国化的禅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于宇宙实相与众生自性趋于合一，在自性本觉的基础上，禅修的内容主要地也就成为自性自悟，禅行生活也开始出现随缘而行的倾向。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进入了模仿世俗

封建宗法制度而确立传法世系进行创宗活动的时期，而禅家又特重师承，认为“无师道终不成”，因此，南北朝时期来华传授“南天竺一乘宗”之禅法的菩提达摩便被追奉为禅宗的东土初祖。其实，中国禅宗是初创于道信，基本完成于弘忍，而由惠能南宗和神秀北宗加以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惠能南宗，代表着中国禅的主流，绵延发展至近代。

这样，当我们说中国禅学思想的时候，就有禅宗之学、禅宗形成之前的禅学和同时包括这两部分内容的广义禅学。本书叙述的范围则是禅学思想在中土演变发展的全部历史。禅学在中土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和传统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正是由于禅学与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禅学才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生巨大的影响。全面把握中国禅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在中外文化交融中的发展与演变，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更好地吸收世界上各种优秀的文化成果，以更新发展传统文化，使之适应民族振兴之新时代的需要。

我多年来主要从事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的研究，特别是对以佛教为本位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中国禅宗发生了兴趣。拙著《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完稿并于海峡两岸同时出版以后，我一直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禅学思想史。感谢出版社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我了却了一桩心愿。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时惠荣先生和编辑王其平先生的热情关心和大力帮助，我要特别地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海外版将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而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书中若有不妥之处，欢迎海内外读者批评指正。

洪修平

1993年5月于南京大学哲学系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禅学思想之源	(1)
第一节 印度禅及其初传	(1)
一、瑜伽与外道禅	(1)
二、佛教小乘禅	(3)
三、佛教大乘禅	(5)
四、禅、禅定与汉代禅经的初译	(7)
第二节 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数之学	(8)
一、禅数之学与《阴持入经》	(8)
二、《安般守意经》的禅法特点	(10)
三、安传禅法的义学色彩	(11)
第三节 支娄迦讫所传的大乘禅学	(12)
一、《首楞严三昧经》与神通	(13)
二、《般舟三昧经》与般若思想	(14)
第二章 禅学在中土的展开	(17)
第一节 依教修心与禅智双运	(17)
一、康僧会的“明心”说	(18)
二、支谦及其所传的禅法	(19)
三、鸠摩罗什与佛陀跋陀罗	(21)
四、中土禅学始盛	(24)
五、早期禅学的基本特点	(26)
第二节 禅观与空观	(28)
一、道安的禅学与般若思想	(29)
二、慧远的“反本求宗”与念佛禅	(30)

三、支道林的“游心禅苑”	32
四、罗什的般若禅观与僧肇的发挥	34
第三节 真空妙有与禅观	36
一、僧叡的禅智观与空有观	37
二、竺道生的佛性论及其对中国禅的影响	38
三、印度佛性论与中土心性论	41
第四节 中土禅风之初成	44
一、宝誌的“即心即佛”	45
二、傅大士与中土禅风	49
三、教下诸宗与禅	52
1. 天台宗与禅	53
2. 三论宗与禅	54
3. 法相唯识宗与禅	55
4. 华严宗与禅	56
5. 净土宗与禅	57
第三章 从禅学到禅宗	59
第一节 达摩祖师西来意	60
一、东土初祖菩提达摩	60
二、“二入四行”的安心禅法	62
第二节 达摩禅之渐传	65
一、二祖慧可与三祖僧璨	65
二、身佛不二与任性逍遥	67
第三节 禅学向禅宗的过渡	70
一、四祖道信与达摩禅	70
二、般若与楞伽的会通	71
三、修行观与五方便	73
第四节 东山法门与禅宗初创	75
一、五祖弘忍与《最上乘论》	76

二、“守本真心”论·····	(78)
三、禅宗的创立·····	(80)
第四章 禅宗的分化 ·····	(83)
第一节 四祖下旁出的牛头禅 ·····	(84)
一、旁出于四祖及六代传承·····	(84)
二、法融牛头禅的特点·····	(86)
第二节 五祖门下的分头弘化 ·····	(89)
一、十大弟子·····	(89)
二、法如系·····	(90)
三、老安系·····	(93)
四、玄曠系·····	(94)
五、智诜系·····	(97)
六、宣什宗·····	(100)
第三节 南北宗对立的形成 ·····	(101)
一、南能北秀与南北禅宗·····	(101)
二、诸系并存与法统之争·····	(103)
三、南北宗的对立与抗争·····	(105)
四、神会论南北宗之异·····	(108)
五、弘忍门下禅法综论·····	(109)
第五章 神秀北宗禅 ·····	(112)
第一节 神秀生平与北宗资料 ·····	(112)
第二节 神秀北宗的禅法 ·····	(114)
一、拂尘看净的观心论·····	(114)
二、会通经教的五方便门·····	(117)
第三节 北宗的传法世系 ·····	(120)
一、七代递相印属·····	(121)
二、神秀的众多弟子·····	(122)
三、北宗的法脉延续·····	(125)

第六章 惠能南宗禅	(130)
第一节 惠能与《坛经》	(131)
一、惠能行历与得法传衣	(131)
二、《坛经》略辨	(133)
第二节 融摄空有的禅学理论	(138)
一、佛陀精神与中国特色	(138)
二、空有相异与相通	(140)
三、融摄空有与“心”义种种	(142)
四、得法偈与“三无”论	(145)
第三节 顿悟心性的解脱修行观	(149)
一、即心即佛与自在解脱	(149)
二、识心与见性	(151)
三、唯心净土与顿悟成佛	(153)
四、心转《法华》与禅非坐卧	(155)
五、藉师自悟与祖师禅	(157)
第四节 惠能禅与传统思想文化	(159)
一、三教合一与农禅并作	(159)
二、传统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	(162)
第七章 曹溪门徒与超佛祖师禅	(164)
第一节 曹溪门徒	(165)
一、惠能门下概述	(165)
二、永嘉玄觉	(166)
三、南阳慧忠	(168)
四、惠能的其他弟子	(169)
第二节 荷泽神会系	(170)
一、神会的生平与思想资料	(170)
二、神会的禅学思想特色	(173)
三、神会的传承与宗密的判禅	(174)

第三节 南岳怀让系	(177)
一、南岳怀让与马祖道一	(177)
二、马祖门下三大士	(180)
三、大珠慧海与马祖门下的禅风	(189)
第四节 青原行思系	(192)
一、青原行思与石头希迁	(192)
二、天皇道悟及其法脉	(195)
三、药山惟俨与云严昙晟	(199)
第八章 赵祖分灯与五家宗风	(201)
第一节 汾仰宗	(202)
一、汾山灵祐与仰山慧寂	(202)
二、禅学特色与接机方便	(202)
三、宗风与法脉	(205)
第二节 临济宗	(205)
一、义玄与临济宗	(205)
二、禅学思想与教学方法	(206)
三、宗风与法脉	(209)
第三节 曹洞宗	(211)
一、洞山良价与曹山本寂	(211)
二、禅学特色与五位君臣	(212)
三、宗风与法脉	(213)
第四节 云门宗	(215)
一、文偃与云门宗	(215)
二、禅学思想与云门三句	(215)
三、宗风与法脉	(217)
第五节 法眼宗	(218)
一、文益与法眼宗	(218)
二、禅教兼融的禅学特色	(219)

三、宗风与法脉	(221)
第九章 禅宗的演进与禅学的新特点	(223)
第一节 宋代禅学之特点	(224)
一、禅学与理学	(224)
二、禅净教融合的趋势	(226)
三、看话禅	(228)
四、默照禅	(229)
第二节 禅宗诸家之演进	(231)
一、宋代禅宗概述	(231)
二、方会和杨岐派	(233)
三、慧南和黄龙派	(235)
第三节 士大夫参禅与“文字禅”	(237)
一、士大夫参禅	(238)
二、禅学的文字化与“文字禅”	(239)
第十章 中国禅学思想的衰微	(244)
第一节 元明清帝王与禅	(244)
一、元代帝相与禅	(244)
二、明王朝与禅	(246)
三、清代帝王与禅	(248)
第二节 临济宗的持续发展	(251)
一、临济宗在元代的持续	(251)
二、临济宗在明清的发展	(253)
第三节 曹洞宗的勉强维持	(258)
一、万松行秀与天童如净	(258)
二、明清时期的曹洞宗	(260)
第四节 禅门的颓败与禅学的没落	(264)
一、禅门的颓败	(264)
二、禅学的没落	(265)

第一章 中国禅学思想之源

中国禅来源于印度禅。印度禅有外道禅和佛教禅之分，佛教禅又有小乘禅和大乘禅之别。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经典的传入，禅学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要了解中国禅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就有必要先追溯一下中国禅学思想之源。

第一节 印度禅及其初传

禅，为梵文 Dhyāna 音译“禅那”之略称，意译为“静虑”，旧译也作“弃恶”、“思惟修”、“功德丛林”等，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但它并不始于佛教，而是渊源于古印度的瑜伽术。

一、瑜伽与外道禅

禅的思想和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古代的吠陀和奥义书。吠陀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根本经典，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集，约形成于公元前十几世纪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之间，其内容是对神的赞歌颂词和祭词咒语等，据说都来自于神的启示。吠陀 (Veda) 的原意即是“知识”，特别是指宗教知识。最古的《吠陀本集》有四部，即梨俱吠陀 (Rg-Veda, 颂诗)、耶柔吠陀 (Yajur-Vade, 祭祀仪式)、娑摩吠陀 (Sāma-Veda, 歌曲) 和阿闍婆吠陀 (Atharva-Veda, 巫术咒语)。对《吠陀本集》的解释说明即形成了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等“吠陀文献”。梵书

(Brāhmaṇa) 也称净行书, 是对《吠陀本集》中的祭仪及其起源作出解释和说明。森林书 (Aranyaka) 是梵书的附属部分, 主要说明祭仪的方法与目的, 也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 据说因在森林中写成并在森林中传授而得名。森林书的末尾即为“奥义书”。奥义书既是森林书的附属部分, 也是吠陀经典的最后部分, 但它常与森林书甚至梵书相混, 不易辨别^①。奥义书的梵文为 Upaniṣad, 原意是“近坐”, 引申为“师生对坐所传的秘密教义”, 也称吠檀多 (Vedānta), 意为“吠陀的终结”。奥义书现存一百多种, 一般认为, 其中与吠陀传统有关的最古部分只有十三种 (约形成于佛教兴起前后), 分属四部《吠陀本集》。奥义书以思辨的方式来说明并发挥吠陀经典的思想, 其内容虽然比较庞杂, 有些地方甚至相互矛盾, 但其中心思想还是很明确的, 这就是“梵我同一”和“轮回解脱”。为了断灭轮回、亲证梵我的同一以实现解脱, 就必须采用瑜伽等修行方法。

瑜伽为梵文 yoga 的音译, 意思是“结合”、“相应”, 即通过静坐、调息来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 使精神专注, 以达人神 (个体意识与宇宙精神) 相应冥合之境。瑜伽术在古印度出现得很早, 考古学者曾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一颗刻有跏趺而坐作沉思冥想状的神像的印章, 还发现一些作瑜伽坐法的刻印, 这些被认为是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间的文物表明了瑜伽实践的古老性。瑜伽术后被婆罗门教所吸收, 这在成书于公元前 1000 多年前的《梨俱吠陀》中就有所记载, 在《广森林奥义书》和《鹧鸪氏奥义书》(约成书于佛教兴起之前) 中则有更进一步的论述。《白骡奥义书》(约成书于公元前 300~前 200 年) 和《慈氏奥义书》(约成书于公元前 200 年) 等不仅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瑜伽的种种行法, 而且对瑜伽法进行了分类, 明确提出了禅和定等范畴,

^① 见黄心川《印度哲学史》第三章。

把“禅”包括在瑜伽之中。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薄伽梵歌》(约成书于公元2世纪左右)在强调为了达到梵我一如的解脱境界而必须修习瑜伽时对瑜伽实践法所作的种种具体描述,例如精神的专注、呼吸的控制等,许多都与佛教提倡的禅定相近似。古代印度哲学中瑜伽派的根本经典《瑜伽经》系统提出了瑜伽的“八支行法”,即“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禅那、三昧(即“定”的音译)”等修习瑜伽的八个阶段,其中也包括了禅和定的修习。

瑜伽禅定曾为印度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等许多教派所普遍采用,在民间也广为流行。释迦牟尼在成道之前就曾跟随数论派的先驱者阿罗陀·迦蓝(Ārāda kalāma)和郁陀迦·罗摩子(Udraka Rāmaputra)修习过禅定,他证得“无上菩提”而觉悟成佛据说也是在禅定过程中实现的。佛教正式创立以后,也把禅定吸收来作为求解脱的重要修行方法。释迦在阿罗陀·迦蓝和郁陀迦·罗摩子处所习的“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定”都成为佛教禅定的重要内容。不过,佛教对禅定的思想和方法都作了专门的阐释和发展,特别是以“无我”破除了个体灵魂(人)和宇宙精神(神)的实在性,也不再以禅定为修习之终的而是把禅定视为获取无上智慧的手段,甚至把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教义也融入禅之中,并进而把佛教之外的各种禅称之为“外道禅”以示区别。佛教禅与外道禅的重要区别,除了以“无我”为理论基础,通过禅定而追求智慧解脱之外,一般来说,还在于佛教禅排斥苦行,且不以获得神通为最高境界,同时,在修行方式上,佛教禅也有一套更为完整的系统。

二、佛教小乘禅

佛教的“禅”,种类很多,最主要的有大乘禅和小乘禅两大类,其内涵与实践的方式都是随着佛教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与

充实的。宗密在《禅源诸论集都序》中曾指出：“谓带异计欣上厌下而修者，是外道禅。正信因果亦以欣厌而修者，是凡夫禅。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

小乘禅即小乘佛教的禅，它一般都有比较固定的内容和行法。小乘禅的种类也相当繁多，有四禅、四无量、四空定、八解脱、八胜处、十遍处等，其中又有世间禅和出世禅等不同的区分。概括言之，其最基本的为四禅、八定、九次第定。

“四禅”亦称“四静虑”，是超离“欲界”而入“色界”、与色界观想和感受相应的四种禅定，其自性均为“心一境性”，其作用均为“能审虑”。按其修习次第，四禅的思维活动形式和心理感受、精神境界分别为：初禅，习禅者通过“寻”（寻求、觉）、“伺”（伺察、观）的思维活动而“厌离”欲界，因而在精神上生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喜”“乐”感受。二禅进一步断灭以“名句文字义”为思虑对象的“寻”、“伺”而形成内心的信仰，称“内等净”，由此而获得的感受也是喜乐，但这种喜乐并非“离欲”所得而是来自于禅定本身，故名“定生喜乐”。三禅进一步舍去二禅的喜乐，住于非苦非乐的“行舍”之境，并以“正念”（正确的忆念）、“正知”（正确的智慧）继续修习，由此获得“离喜妙乐”的感受。四禅又舍去三禅之妙乐，唯念修养功德，故名“舍清静”、“念清静”，由于一切喜乐感受皆舍弃，故由此而获得的感受为“不苦不乐”。据称修此四禅者，死后可生于色界四禅天。

“八定”是在上述色界之“四禅”之外再加上无色界之“四无色定”。“四无色定”也称“四空定”，它们依次是：（1）“空无边处定”，这是超越四禅的色想、只以无边虚空为观想对象的禅定。（2）“识无边处定”，这是超越空无边处的观想而与“识无边”相应的禅定。（3）“无所有处定”又进一步超越无边处的观想而静观一切“无所有”。（4）“非想非非想定”，习此定者连一切无所有的

想法也舍弃而达到一种非有想、非无想的绝对寂静美妙之境界。据说修习四无色定者，死后可生于相应的四无色天。

由于四禅八定仅涉及思维形式和心理过程，它也可以为有着不同观点的佛教之外的各种教派所利用，而且据说它本来也确实来自于外道，因此佛教并不把这类禅定放在最高的地位，也不认为习此禅定就可以超脱生死轮回，佛教只是把这类禅定视为接受其教义并进一步修习其他各种禅定的基础。在其他各种禅定中，“灭受想定”是很重要的一种。

“灭受想定”亦称“灭尽定”，此定与上述八定合称，即为“九次第定”。所谓“灭受想定”是止息一切心识、灭尽一切思想和感受的一种禅定。在小乘佛教看来，依次修习“九定”中的前八定所产生的境界仍然在生死流转的世俗世界之内，因而“八定”只是有漏定——世间定，只有“灭受想定”才是出世间的无漏定，它是禅定的至极，为佛教“至者”所修，由此能超出“三界”而得到涅槃解脱。

三、佛教大乘禅

大乘禅即大乘佛教的禅，它是在小乘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乘禅的许多内容与方法都为大乘禅所继承和发挥。不过，与小乘禅相比，大乘禅的范围更扩大了，有无量无数三昧的名称。大乘禅不再拘泥于静坐等某些固定的形式，而是依附于大乘佛教的理论，它作为观悟佛理的重要方法，与教理教义密不可分。例如大乘般若学主张万法性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而生，没有独立自存的实体或主宰，没有质的规定性，因而都是虚幻不实的，是假有。假有性空，非有非无，是名诸法实相，即宇宙的真实相状。把这种观点与禅法结合起来，要求通过禅观而证悟诸法实相之理，就是大乘禅中最主要的禅观之一——“实相禅”。再如，佛教中有念佛法门，小乘修行法“十念”之首即为“念佛”，

“五门禅”中也有包括“念佛”的。^①佛教认为，修习念佛禅可以对治各种烦恼，有助于达到涅槃解脱或死后往生佛国。小乘佛教所说的佛仅指释迦牟尼佛，且不承认有佛的形相出现，而大乘佛教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通过念佛，不但可见到佛的形相，死后还可往生佛国，因此，大乘佛教的念佛，无论是念的方法还是所念的对象，都有许多种。把专心念佛的禅观与各种大乘思想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大乘佛教中又一重要的禅观——“念佛禅”。大乘念佛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般舟三昧”（亦可译为“佛立三昧”或“佛现前定”）。《般舟三昧经》在介绍这种禅定时，一方面宣扬专心念佛即可使十方诸佛出现于眼前，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信奉大乘佛教“人法皆空”之观点的必要性，认为它是欲得般舟三昧的重要前提，经中还以大乘般若学非有非无的观点来解释“佛”，认为只有不执著于佛，才能成佛。《观无量寿佛经》在讲到念佛时也发挥了类似的思想，认为通过观想念佛而见诸佛现前，即可体悟到诸佛如来皆唯心所现的大乘佛理。《文殊说般若经》所说的通过念佛禅而入“一行三昧”，更是将禅观视为证得般若空观的重要方法。

佛教禅虽不以获得神通为目的，但并不否定禅定可以引发神通。佛教将修禅可达到的神通一般分为五类，即所谓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如再加上漏尽通，则为“六通”。据说前“五通”可以通过修习四禅而获得，故外道凡夫也可达到，而断尽一切烦恼的“漏尽通”则仅限于三乘圣者可得。《大智度论》卷二十八则称，唯佛能得“六通”。佛教关于禅定可以引发神通的思想，在佛教禅法传来中国后，曾在中土发生过广泛的影响。

① “五门禅”即五停心观，其内容有二说：一说为“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界分别观、数息观”，另一说为“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念佛观”。